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第廿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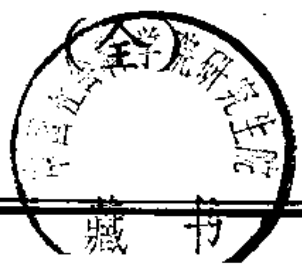
據清·龔景瀚編李本源纂修
清·道光二十四年抄本
影印

青 海 省

循化廳志

sk e7/14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4106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壹一版

循化廳志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194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一八〇二）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豐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循化志目錄

卷之一

輿圖

建置

沿革

分野

形勝

疆域

卷之二

山川

古蹟

關津

城池

卷之三

營汛

兵糧

官署

倉廩

學校

義學

驛站

循化志

目錄

一

卷之四

族寨工屯

卷之五

官師

土司

卷之六

祠廟

寺院

人物

卷之七

水利

農桑

鹽法

茶法

經費

風俗

物產

卷之八

夷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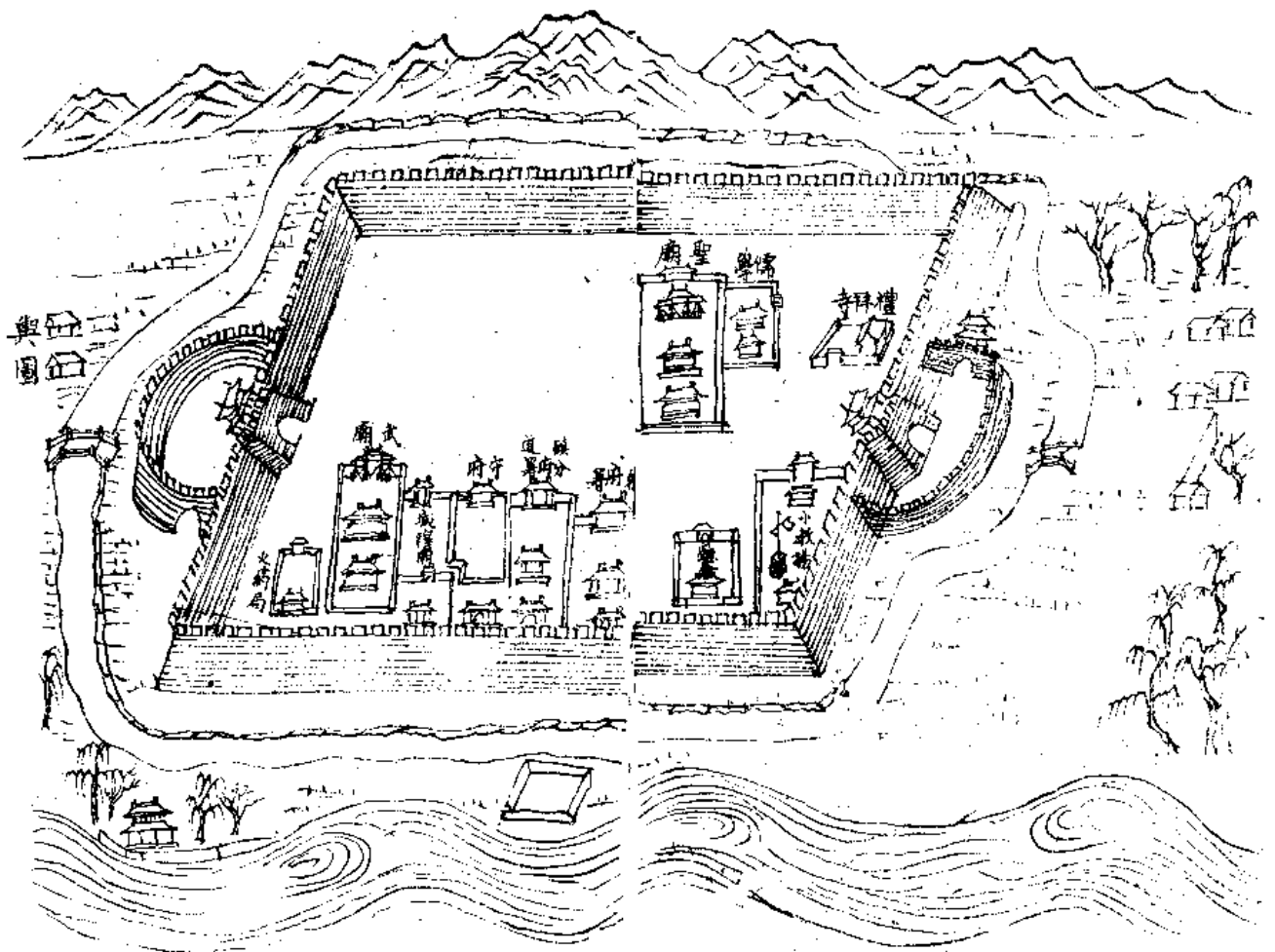
回變

循化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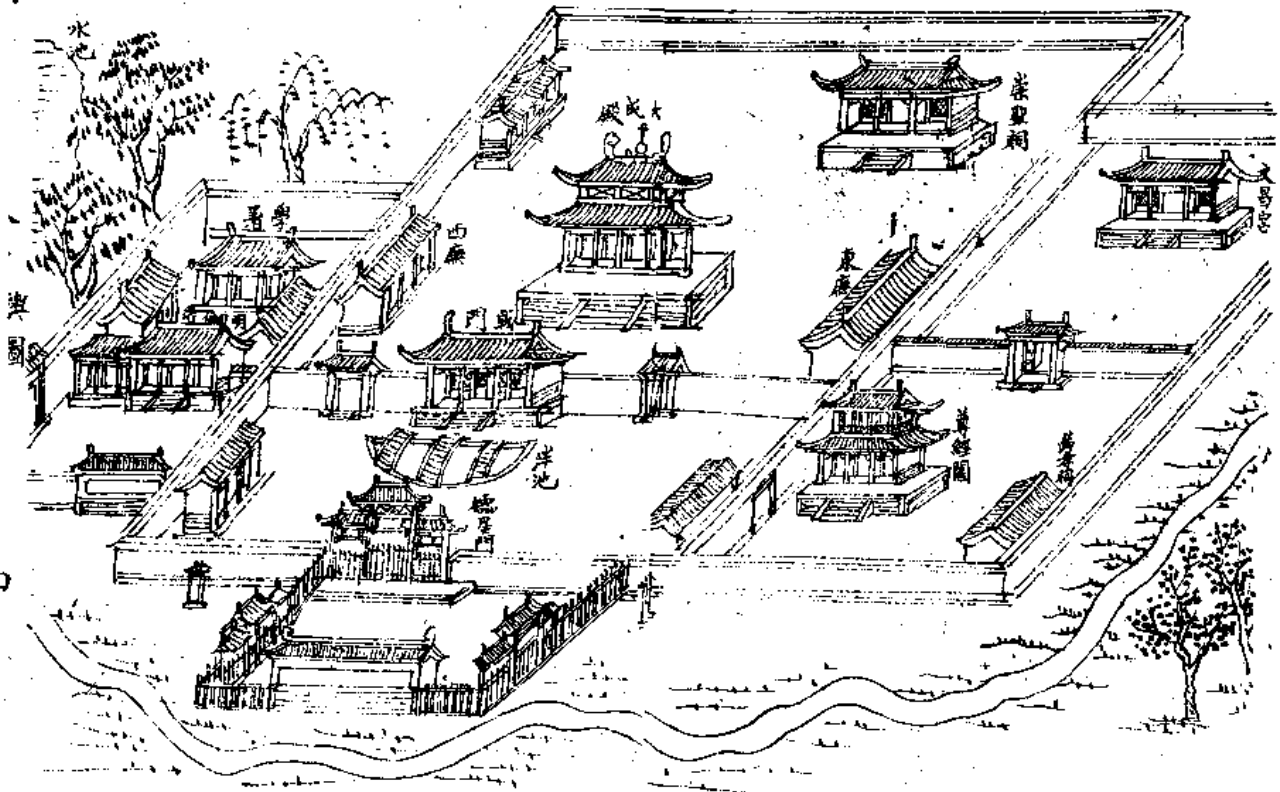
目錄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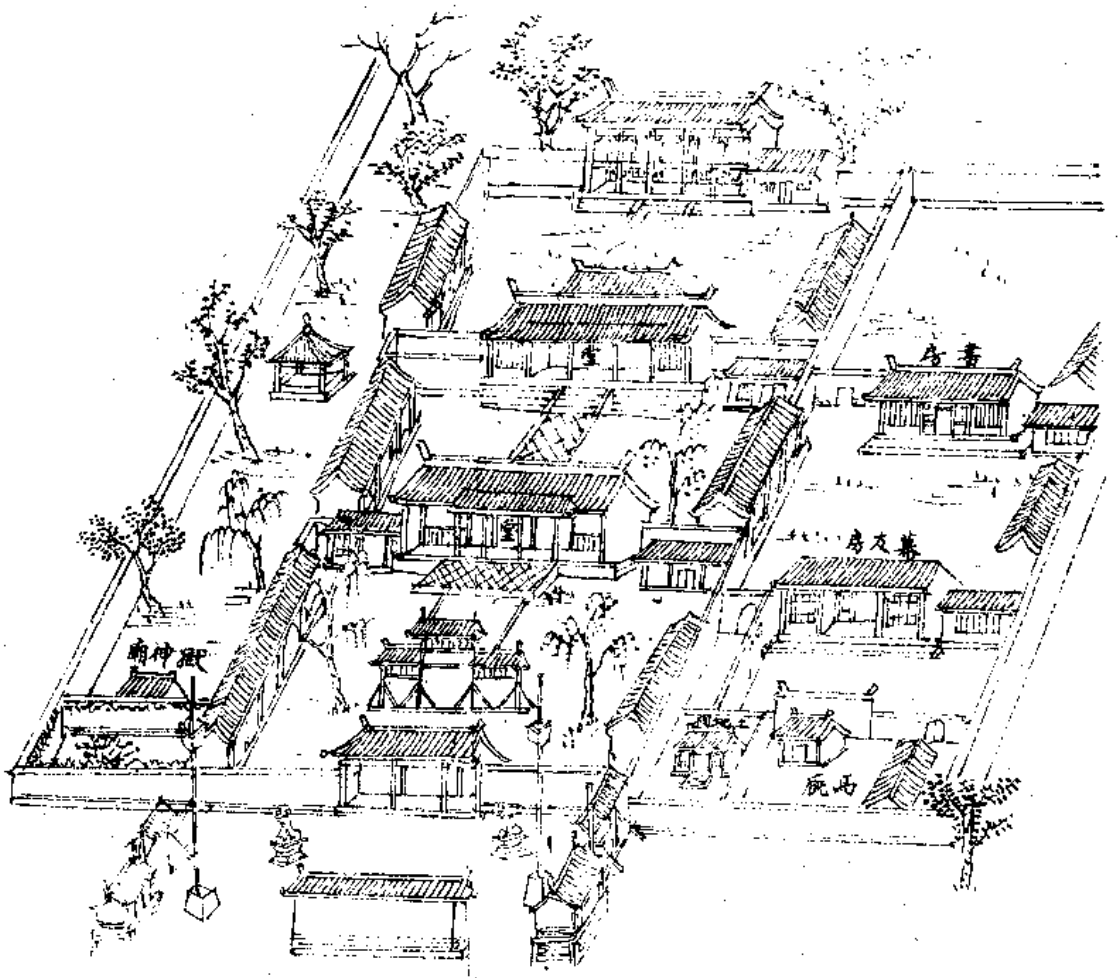
城隍圖



齊
廟
畚



廳署衆



其圖

循化志卷之一

閩中海峯集景瀚編

金臺星泉李本源校

建置沿革

循化廳在禹貢為雍州地

古積石山即大雪山元丈所謂亦耳麻不莫刺譯
言騰乞里塔而誤指為崑崙者自巴顏喀喇山東
來當黃河北岸綿亘三百餘里上有九峯甚高中
峯獨出冬夏積雪百里外即望見之為西海以南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一

諸山之冠實為首導河之積石山非崑崙也番語
以祖為河本你以險惡為麻禪以水為母孫故呼
為河木爾麻禪母孫山猶言大冰山也在西甯邊
外西南五百三十餘里經度西十五至十六度綿
亘出地三十四度三分水道花綱

域無疑矣

禹導山水所行無外國地河自積石入雍域為中
國河為導河自此始沿流而下直至於龍門則金
城朔方之河必不在我疆界中可知也杜氏誤以
龍文之積石為禹貢之積石遂謂河湟之間自古
為羌域非中國所有雍西南境屬地廣二千里輪
千餘里矣禹貢雖指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二

石山杜佑通典誤以為禹貢之積石者齊氏
云小積石西十四度極三十六度計西南去
大積石五百餘里此以度數推之徑直鳥道
相距里數人行常不止此以明氏之言考之
大積石已屬中國雍州之域小積石更在其
內數百里其為雍州之地更可見也且廳地
北與西甯接壤南與洮州岷州接壤西與西
甯之貴德廳接壤大積石在貴德西南邊外
湟水在西甯西傾山在岷岷所謂湟水之南

積石之北西傾之西廳地固在其中其為雍地無疑義矣

在殷周為羌戎地

雍州西北二邊世有戎翟之患自夏桀時犬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太丁之持季歷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翟而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三

戎之莫不賓服厲王無道戎翟寇掠乃入犬立殺秦仲之族宣王承厲王之後獫狁孔熾整居其獲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雍州之域為戎翟所侵陵如此則且疆場未必能悉如禹貢今據周禮言之正東曰青州其南則有揚其北則有幽而西則不然自雍州以正西其西北西南兩隅皆缺焉而雍之西境如西傾積石豬野流沙三危黑水之區皆沒於戎翟禹貢之舊疆不可復問矣

格胡氏之言是也夏末德衰戎翟遂入中國

在秦為塞外地

殷周之興但務文德不逞遠略雖曰攘夷嘗未能復禹服之舊也考之經史涇陽太原今之平涼固原也當時已為邊境自平涼以西皆秦漢以後百戰得之者其初固戎翟豬居之地也內地如此以外無論矣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四

在漢為金城郡河關縣地

按漢志袍罕河關俱屬金城郡而大積石山乃屬之河關西南塞外是河關縣為極邊其又在袍罕之西可知也袍罕為今河州而循化在河州之西是為漢河關縣地矣縣之治所今不得其處或謂二十四關名雖非古地皆秦漢遺跡積石關下臨黃河兼河與關縣

隨大山聯絡之勢相其崖谷為之疑即其道跡後人踵而為者

之取名殆以此其治所當在積石關內今俗
所呼積石州之地然以水經注考之河水東
徑九川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過隴西河關
縣北考漢書隴康相曹鳳上言大小榆谷土
地肥美又有西海鹽池之利西海即今青海
是大小榆谷即在青海左右而河關縣又與
大小榆谷相近今積石關距青海尚在數百
里外非也且水經注河水過河關縣後又歷
西平郡界澆河故城石城黃河城卽川城臨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五

津城白土城而始至唐述山唐述山唐人所
謂小積石山今循化城北而隔河之石山是
也是河關縣在小積石山之西且相去甚遠
而今積石關乃在小積石山之東六十里是
河關縣治所不在積石關內也明矣以意求
之當在今貴德廳之東循化廳之西下龍布
諸番寨之地

其南為金城郡白石縣寨外地

白石縣離水出西寨外東至袍罕入河

漢書地理志

離水導源塞外元中又東北徑石門口山疑卽皋
蘭山門也漢武帝元狩三年驃騎霍去病出隴西
至鞏蘭謂是山之關塞也離水又東徑袍罕縣故
城南又東北出峽北流注於河水經注

按離水今俗誤呼為大夏河者也其水源出
廳之西南蒙古界內入廳屬南番哈家寨由
捏貢川流入土門關入河州界經河州城之
南而東出洩湖峽北注於河土門關廳注所
謂石門口山也洩湖峽廳注所謂東北出峽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六

也是今廳屬南番二十一寨皆漢白石縣西
塞外地也白石縣以白石山得名應劭曰白
石山在東蓋今俗呼為太子山者也其山全
體皆石故宋時又謂之露骨山十三州志云
白石縣在狄道縣西北二百八十五里胡氏
曰故城在河州西以應劭之言考之則治所
在白石山之西當在今河州雙城堡上下

後漢金城郡廢河關改屬隴西白石縣省

按縣屬隴西故水經注稱爲隴西河關縣白

石之有當併入袍罕

在晉亦為河關縣地

閻百詩曰漢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涼呂元龍飛二年元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為郡縣後沒入吐谷渾遂不復為貢錙指

按晉志金城郡五縣隴西郡四縣皆無河關而呂元載託書元河關臨洮武始與十六國春秋同臨洮武始皆當時郡縣不應河關獨書舊名蓋晉志脫略也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七

晉初有惠帝復置屬狄道郡 一統志

按晉志無狄道郡一統志必有所據

又為臨津縣地屬晉興郡

晉惠帝時張軌置後魏有一統志

永甯中張軌為涼州刺史上表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袍罕永固臨津臨鄯廣昌大夏遂興軍唐左南等縣晉書地理志

河水又東徑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而為緣

河濟渡之處水經注

州志臨津城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下臨河津

統志

按今河州志無此語蓋舊志也據此則臨津城似即今之積石關故隋時亦謂之臨津關清書煬帝紀大業五年自將伐吐谷渾出臨津關是也然以水經注考之河水徑津城北又東會白土川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始至唐述山唐述山為今廳治北之小積石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八

山臨津城當在今廳治之西而積石關乃在廳治之東六十里非也以意求之今自循化至西甯皆由掌教坊渡口過河至西甯之甘都塘汎所謂緣河濟渡也甘都堂其即古之白土城與臨津縣城當在今查漢大寺以西下龍布諸寨間臨津溪水疑即今保安大河也

後沒於劉曜旋收復

咸和二年劉曜將劉引攻涼袍罕護軍辛晏降之

遂失河南之地

五年夏五月張駿因曜亡收復河南地至於狄道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

符堅滅涼地屬秦其後為西秦所有後涼呂光取之

龍飛二年天水公延以袍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

關皆克之十六國春秋後涼錄

光置澆河郡

在河州西歸德所來古西羌所居後漢延熹中燒

當等八種羌為寇段熲擊破之遂定其地東晉時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九

呂光置澆河郡一統志

按光之置郡不知何年晉書及十六國春秋

皆不載光雖羌河關其師族既歸於姑臧疑

未必能有是地故胡氏以澆河郡為南涼所

置然考十六國春秋南涼錄太初二年澆河

太守王稚以郡降是澆河之名前固有之矣

一統志得之河關澆河據水經注皆在黃河

之南河關之名此後不見於史而澆河獨傳

蓋即一地而光改河關縣為澆河郡耳故水

經叙河水過河關縣而鄜注但取其徑澆河

故城當道元時並無河關故城知為一地也

河水又東逕澆河故城北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

去西平二百二十里水經注

南涼禿髮烏孤以河南地為澆河郡治此城唐於

此復置澆河郡其末為積石軍高僧雖指

按郡以水名而水經注不載是水惟在濟川

水水西南出澗瀆東北流入大谷謂之大谷

水北徑澆河城西南北流注於河常澆水之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十

別名胡氏改水經文北水為澆水因誤全民

祖望識之是也而謂非別有澆水亦誤

又按西平故城今西甯府治也貴德循化皆

在黃河之南循化至西甯三百里貴德至西

甯二百里然貴德在西甯西南循化在西甯

之南今云東北去西平是澆河故城當在今

貴德境內而循化則其所轄也

旋為南涼禿髮烏孤所取

太初二年冬十月樂都太守田瑤淳河太守張稠

澆河太守王推咨以郡降

三年烏孤徙治樂都遣叔父若留鎮澆河十六國春秋南涼錄

隆安初為南涼禿髮烏孤所取一統志

按禿髮烏孤於晉安帝隆安元年改元太初太初二年安帝隆安之二年也烏孤進擊禿酋梁曦大破之曦單騎奔澆河遂降三郡是澆河當時已不屬後凉蓋呂元置郡未久已為羌戎所有矣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中間入於吐谷渾

永康二年春三月熾盤遣龍驤將軍智達平東將軍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於澆河大破之擒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十六國春秋西秦錄

按西秦乞伏熾盤永康二年晉安帝之義熙九年也其次年南涼始滅據此則傳檀木降澆河之地已早為吐谷渾有矣

西秦乞伏熾盤復取之

永康六年春二月遣安東將軍木奕于率騎五千

討吐谷渾樹洛於塞上樹洛于奔保白蘭山
建安七年徙其境內夫弱畜產於澆河及莫河仍塞川十六國春秋西秦錄

按永康六年晉安帝之義熙十三年建宏七年宋文帝之元嘉三年也據此則吐谷渾退保白蘭而澆河為西秦之地故得徙其國中老弱於此也

暮末東遷地復入吐谷渾

永宏三年暮末為河西王蒙遜所逼東如上邦其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故地皆入於吐谷渾十六國春秋西秦錄

為南涼禿髮烏孤所取後入吐谷渾一統志

按永宏三年宋文帝之元嘉七年也據此則澆河之地中間又為西秦所有一統志謂南涼取後即入吐谷渾蓋考之未詳

宋文帝景平中拜吐谷渾河射為安西將軍澆河公即此城也水經注

終元魏之世

按魏書地形志無澆河郡知此地在魏世屬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吐谷渾也然吐谷渾傳高宗時定陽侯曹安表曰往昔為澆河戎將與之相近又云拾遺却落大饑屢寇澆河蓋世祖特遣晉王伏羅率諸將討之慕容延走白蘭澆河之地中間又嘗入魏矣而志不載魏收之略也又西魏亦置澆河郡見隋志石化陰縣為今西甯縣境別為一地非此澆河也按西甯府志環伯縣為化陰縣地

後周遂吐谷渾置洮河郡洮河縣為廓州總管府治澆河郡後周武帝遂吐谷渾以置廓州總管府開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七

皇初府廢治河津縣後周置洮河郡領洮河廣威安戎三縣開皇初郡廢併三縣入馬大業初置澆河郡隋書地理志

按此則後周之洮河縣即隋之河津縣前此之澆河城也洮河郡廓州皆始此至隋則郡復古名縣改名河津非二地也去洮水尚遠而郡縣皆以此名者全氏祖望所謂河關一帶之水通名洮河為得之今保安左右尚有北流洮河岸者亦其遺也三縣大抵在黃

河之南元和志謂之河南地是也皆今貴德循化二廳境內安戎不可考廣威即水經注之廣遠城所謂河水又東北徑廣遠城北全氏曰廣遠即廣威音同字異字文蓋取此城以名縣是也當在今貴德東界近循化處元魏時別有廣威縣在今西甯縣東南境在黃河之北非此廣威也

禿髮烏孤以河南地為澆河郡後周建德五年於今州理西南建化縣界澆河故城置廓州蓋以開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十四

廓邊境為義元和郡縣志

澆河城亦謂之故廓州城在建化縣西一百二十

里故老傳云趙充國所築或云吐谷渾舊城太平寰宇記

記

按廓州亦有二唐之廓州治化陰縣為今西甯縣東南境後周之廓州治故澆河城為今循化西界貴德東界一在黃河之北一在黃河之南元和志所謂今州理唐之廓州也叙次曉然新舊唐書二志俱未分明

廣州復郡名澆河改兆河縣為河津

澆河郡統縣二戶二千二百四十

柯津大業初置澆河郡有濇水 隋書地理志

按隋合周之兆河廣威安戎三縣為河津一

縣其地即漢之河關縣晉之臨津縣故地也

取名或以此歟兆河郡於開皇初廢而大業

初始置澆河郡未置之先河津不知何屬濇

水當即水經注之濟川水以其出於濇清故

亦謂之濇水然則濟川水之為澆水益信矣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十五

又按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
源郡以境內有積石山名積石之名遂移於
塞內後世誤以小積石為禹貢積石者自此
始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一百
二十里鄯州今西甯府是其地在河北與循
化河南之地無涉

唐廢河津縣置米州及米川縣州旋廢屬河州

米川縣本前涼張大錫於此置即川戎後魏孝昌

二年於成城置廣威縣貞觀十年於本縣東一百

二十里黃河南岸置米川縣屬河州永徽六年移
於河北屬廓州 元和郡縣志

米川縣本漢袍罕縣地屬金城郡唐貞觀五年於

此置米州及米川縣因米川水為名十年罷米州

以縣屬河州今又屬廓州米川水源出縣東南小

米川北流入河 太平寰宇記

按米川水當即濟川水以音相近而訛唐之

米川縣即隋之河津縣也隋澆河郡治河津

縣唐改郡為廓州移其治於化隆縣而河津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十六

縣廢貞觀中乃因其故地置米州及米川縣
此詳考諸志蛛絲馬跡可尋而知者也新舊
唐書二志皆以為唐之廓州甯塞郡即澆澆
河郡不知治所不一且唐廓州所治之化隆
乃隋西平郡所屬縣而於米川亦不詳其沿
革本末甚矣地理之難言也

米川漢袍罕縣地屬金城郡貞觀五年置米州及

米川縣十年州廢縣屬廓州 舊唐書地理志

米川下貞觀五年置又以縣置米州十年州廢屬

河州水徽六年屬廓州 新唐書地理志

米川廢縣在河州西歸德所求本漢袍罕縣地唐貞觀五年於此置米州及米川縣貞觀十年州廢屬河州水徽六年移於河北改屬廓州此城遂廢

一統志

按米川縣為漢河關縣故地諸云皆云袍罕誤也縣置於貞觀五年元和志以為十年蓋略置米州及廢州一節而統言之

水徽六年移縣於河北改屬廓州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七

按所移縣治在今西甯縣東南黃河之北自是河南之地遂無郡縣多立軍所蓋吐蕃方強時肆侵凌也

此地為積石軍地

達化縣西有積石軍本靜邊鎮儀鳳二年為軍 新唐書地理志

理志

積石軍在廓州西南一百五十里儀鳳二年置西

大燭北枕黃河即隋堯河郡所里 元和郡縣志

按積石軍今積石關內俗呼為積石州者也

宋元以後改軍為州故今猶沿其稱隋之澆

河郡即前之澆河故城當在今貴德廳東界

內澆河郡以水名今雖無此名考水道從綱

貴德境內有三水一曰枯枯塞河一曰火豕

藍河一曰烏藍布拉克河而烏藍布拉克河

為大疑即隋志所謂藍水水經注所謂濟川

水裏字訛所謂米川水蓋即澆水也積石軍

以山名明為兩地今係安隆務以西當為隋

澆河郡故地其循化城及廳屬東境則唐積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六

石軍故地也胡氏為貢錐指云唐於澆河故城復置澆河郡其東為積石軍唐字蓋隋字之誤唐無澆河郡是已知為兩地矣而又云唐於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前後互異合兩地為一與元和志皆誤也

又為鎮西軍地

鎮西軍在河州西一百八十里開元三年哥舒翰

於索恭川置 元和郡縣志

鹽泉城在河州西唐開元二十六年杜希聲奪

番河橋於河左築鹽泉城號鎮西軍一統志

河州西一百八十里有鎮西軍闡元二十六年置

西八十里索恭川有天威軍天寶十三載置新唐書地理志

地理志

按鹽泉城似別為一地惟哥舒翰所置之鎮

西軍也當考天威軍據元和志在索磨川唐

志以為索恭川誤以里數稽之在今河州界

內故不錄

又為振威軍地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元

振威軍在天威軍西百餘里天寶十三年哥舒翰

攻吐蕃雕窠城置元和郡縣志

按天威軍在河州西八十里而振威軍又在

天威軍西百餘里是振威軍東距河州二百

餘里正今循化界內也

又為權武軍地

權武軍在鄜州南二百里黑峽川元和郡縣志

按唐之鄜州治化隆縣元和志東下河州三

百九十里為今西甯縣東南境其南二百里

亦正今循化界也

宋亦為積石軍

積石軍本漢哥城元符間為吐蕃溪巴溫所據大

觀二年歲正撲哥以城降即其地建軍東至鄜州

界八十里西至青海一百餘里南至蓋龍壩八十

里北至西甯州界八十里宋史地理志

按唐之鄜州與宋之鄜州一地也元和志積

石軍在鄜州西南一百五十里今云東至鄜

州界八十里則至州尚有數十里可知是宋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元

之積石軍即唐積石軍故地以中國陷於吐

蕃故宋史未詳

又為循化城地

葛一公城崇甯二年收復改今名東至懷羌城四

十五里西至積石軍界一百餘里南至下橋家族

地分一百餘里北至同來堡八十五里宋史地理志

河州西南至一公城一百六十里元豐九城志

在河州西今為循化營一統志

按循化營今循化廳治所立營之初

世宗憲皇帝

御賜嘉名以生番歸化之故偶

合於宋耳非復舊名也一統志謂即今之循化營似誤以九域志考之宋之循化城當在今土門關外廳治之南南番二十一寨之間今控貢川內有驢馬城八角城或其遺址也宋元符二年北西安撫司收復河南講朱一公錯鑿當標形撤求迎六城尋棄之崇甯二年再收復宋志謂俱在河州之南今按其形勢似俱在二十四關之外為廳境內當標城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主

改為安疆砦宋志謂南至循化城一百一十里北至黃河二十里是循化城在安疆砦之南北去黃河一百三十里今循化營北距河不及一里安得謂之一地乎

又為安疆砦地

舊名當標城崇甯二年收復改今名東至來同堡二十三里西至通津堡五十里南至循化城一百一十里北至黃河二十里 宋史地理志

人為懷羌城地

崇甯三年王厚收復東至南川砦六十里西至循化城六十五里南至洮州界一百七十餘里北至安疆砦一百一十七里 宋史地理志

在河州西南歸德所東一統志

全升積石軍為州懷羌為縣

積石州下刺史奉宋積石軍漢哥城大定二十二年為州戶五千一百八十五縣一懷羌西至生羌界八十里城三循化西至生羌界一百里大通臨河下界來羌臨夏邊堡三通津臨離來同

全史地理志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主

通津堡舊志在河州西一百六十里 一統志

按積石關內地平坦土人猶呼為積石州即唐末積石軍全元積石州故址也其地在今河州境內然關外皆州所轄故備錄之懷羌縣當在今南番二十一寨中三城三堡惟循化通津來同為今廳境在廳治南其餘俱河州地

元因之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

按元史缺積石州故懷羌縣之廢否不得詳

貴德州隸宣慰司知積石亦隸之也

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名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馬

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詳昂霄河源志

河水過西甯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懇水

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朱瓦城廓州構

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龍河合本河源說

本河源說

按土橋站當在今廳治左右自積石關至循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五

化六十里循化至貴德二百九十里凡三百

五十里故四五日始至也安鄉關宋時所立

即今河州城北之蓮花渡口距積石關不及

百餘里乃自積石州五日方至而朱氏所云

野龍河即灘水今誤呼大夏河者也其入河

處亦在蓮花渡口乃亦云五百餘里數於

今不合

其保安以西為貴德州境

按明初保安屬貴德所疑沿元之舊則保安

明廢州改所

以四為貴德州境併其以東為積石州境也

積石州元屬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正月改置積

石州十所貴德州元屬吐蕃宣慰司洪武八年正

月改置貴德守禦千戶所明史地理志

按明初雖置積石於三所未久遂廢故河州

志不載

其地為河州邊外地立保安起臺二堡

保安堡在河州西三百五十里明置併安站及保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五

安操守所起臺堡在河州西二百四十里明萬曆

中設守備駐防

按明立河州衛以右所調貴德守禦共十七

而保安有其四保安蓋屬於貴德所設守備

專司操守不兼屯政與起臺同起臺守備明

末寄居雙城堡其初固駐起臺與保安東西

相倚蓋分今廳治而兩屬之以彈壓番回觀

循化未立營之先起臺汎界直至邊都知明

時亦若此也番族環居焉

按今撒喇十二工回民為撒喇族南番二十
一寨為向化族皆在招中茶馬十九族之內
為河州廳所轄自月時已然考明初設通判
轄三十六族二十四關土司河州志亦載古
族三十六名如今之起慶邊郡陰布合兒各
番環處起慶保安二堡之外未必當時皆不
服王化疑先本內屬即在三十六族之內久
而不通者語改易其名乃不可考觀邊郡溝
百戶猶藏水樂時物而古族亦有起慶族之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五

名餘可概見矣

國初仍明制為河州邊外地

按起慶堡守備康熙中尚寄居雙城堡保安
之兵以江番充驍悍不受制守備不敢至堡
往往逗留內地有名無實竊糜而已惟撒喇
向化二族中馬如故至康熙末乃停

雍正二年河州協副將岳某招撫河州邊外新番投

誠者數千戶

巨景瀚茶維我

世宗廟精圖治安內獲外

邊備益傷其時為川陝總督者年公羹堯繼以岳
公鍾琪皆有撫育之才故一時番民畏威懷德若
甘涼莊浪西甯松潘邊外之番降者甚多不獨河
州也岳副將失其名聞即岳公之叔父也
三年川陝總督岳奏 竊照苦暹兒等家經懲創
之後蒙

皇上大加恩膏無不長威懷德心悅誠服但各番部
歸服以來其設立條目酌定貢賦安集番民等事
尚未料理合宜臣愚以為應及此時細加籌畫務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五

期久遠可行不揣冒昧謹據管蠡之見為我

皇上陳之凡切近河岷州內地番人與百姓雜處者

向通漢語自歸誠後已今改換內地版色無庸設

立土千戶百但就其原管番目委充鄉約里長令

催收賦科久則化番為漢志作邊地良民其去州

縣衛所較遠之部落現在有地耕種者令按畝納

種其黑帳房種類遊走無定畜牧為生者擇可耕

之地教令墾種十年起科仍令修造廬舍使有恒

產不致遊走其不產五穀無可耕種者令酌量貢

以此種部落與內地者不同自應就其原有
番目給與土千百戶職銜頒發號紙令其管束至
於納糧貢馬近州縣衛所者歸州縣衛所近營汛
者歸營汛其文武員弁經手貢賦有借端多索者
嚴足處分至各番內或曾經剿除番目已正法現
有地方私委番目恐非衆心以服應查明更換伏
念稽查安置委折甚多稍不合宜便滋擾累若令
地方官經理賢愚不等苦樂不均非奠安邊境之
長策臣請於明春踏勘沙州歸塗之便自甘涼至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五

莊浪各番都峇照現奏事宜親身料理具西甯河
州洮岷州各番請交都統薩彥會同總兵官黃喜
林照式親身料理四川松潘口外各番請交總兵
張元佐照式親身料理度數千里邊疆歸順之番
人俱得安身樂業從此億萬斯年永享

聖朝太平之福矣 十月二十七日奉

旨依議 慶卷

四年青海都統達爾西甯總兵官周開捷安插降番

清查田土始定額賦遙隸於河州同知

七月初七日達同周出口歷青德河洮等處番人
住牧之地招來安插遵照部議委以千百戶鄉約
并飭地方營汛官弁會查戶口田地定其賦額仍
行地方官照依部式製造倉斗倉升飭發各番承
賦輸科歸地方官管轄咨明總督岳慶卷

八年始立循化營保安堡屬焉

七年陝西總督岳秦 竊查西甯鎮屬河州保安
堡地方孤處口外四面環番向設守備一員守兵
一百二十名駐守查設官兵原為彈壓番族自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五

應招募兵民方於營伍有益乃從前奉行未善即
以番族部落充募以致土千總王喇夫且得挾其
所持將關文兵餉一切差操皆操縱自持不由守
備經理而所募番兵不復效尤尾大不掉因而王
喇夫且驕貪日恣漸肆狂逞經臣奏請發兵進剿
雖據番族等畏懼兵威將王喇夫且擒獻而從前
附和之番兵止可寬其已往之罪未便仍令在伍
食糧適將保安堡原募番兵即令遣回其雍正七
年春李額駙巨印轉飭照數扣貯並將召募內地

民兵以及扣除糧餉緣由咨明兵部已有部咨在案但保安乃口外地方額設守兵一百二十名不足以前沈守請增守兵八十名共足二百名之數俱募兵民再設把總一員令守備管顧駐防似與邊營有益再查河州撒喇地方亦在口外俱係回民居住約有六千餘戶與西甯所屬巴暖營界相連係土司韓炳韓大用所轄地處邊徼人皆強悍鮮知禮法每於附近內地偷竊為非雖有土司管轄而終屬同類難以鈐制兼之人多聚眾沿邊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五

番族亦生長禮遂得肆其奸頑偷盜成習案犯累累前副將員重先於進剿王喇夫旦時順便至撒喇勒韓盜犯守法回民俱已望風就撫將積盜首悉馬滿舟擒獲其餘案犯聞官兵出口俱先逃匿現看土目韓炳等務獲解訊結案隨據土司韓炳等呈稱撒喇地廣人稠回民架鶩不馴徵求土目委難約束請設兵駐防以期安帖今若於撒喇地方設營汛彈壓化誨教養訓練數年之後即可為邊地藩籬之用不特撒喇回民得以遷改向

化即沿邊各番亦可因此終求伏查前青海平定之時年羹堯於條奏事宜內議於保安堡添設遊擊并員增兵四百名今查撒喇去保安僅一日之程更屬緊要若將原議添設之官并改設於撒喇將兵制加增唐重馭輕更為妥協今臣等議於撒喇地方設遊擊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八百名馬二步八應設馬兵一百六十名步兵之內戰守各半應設戰兵三百二十名守兵三百二十名俱以附近民人募補不得仍前將番回部落充伍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三

所設兵弁令遊擊管領隸河州協副將兼轄仍隸西甯總兵統轄其保安守備即為遊擊屬營令其專轄稽查以壯特角之勢所需遊擊駐劄城堡衙署營房等項事宜俱照例勘估撥銀建造再查保安撒喇二處俱係番地出產糧石未必甚多其價值較內地自必稍昂凡應給兵丁銀糧若照安西大通沙州等處之例則安西等處現在屯墾將來種植既繁糧價自年自當請

旨歲年的減以符額餉之制今保安撒喇地方凡有成

熟之地久為番回恒產此外既無閒田可墾糧價
自不能平一經照例給餉勢難遞減經費所關未
便率給查各省兵丁有於額定銀糧之外每月加
米三斗每斗折銀一錢共折銀三錢之例現今陝
甘二屬獨延綏興漢二鎮有之今保妥撤喇二處
應募兵丁所需糧餉仰懇

聖恩准照每月加米折銀三錢之例支給原邊兵口食
充足而錢糧亦不致糜費矣至撤喇回民雖係土
目韓炳韓大用所轄而係外委土司職守輕微回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三

民奸悍者多不脫今請將韓炳韓大用二人各給
與土千戶號紙令分轄回族則凡不法回民既畏
營員又見韓炳等係奉

旨設立之土職自必共相儆惕將來編查戶口輸納錢
糧等事亦易辦理倘蒙

聖恩允准於遊擊設駐之日欽遵現奉

諭旨宣揚化導役以詩書教以禮讓俾伊等漸入淳義

移稜易頑以自新於

聖化之中庶幾安攘得宜邊圉益固矣臣謹會同署督

臣查商酌合詞具奏

六月戶部覆准奉

旨依議 河州卷

十三年河州改鎮以起臺堡隸循化營

按起臺自明時即隸河州協此改隸循化兼
轄仍歸河州鎮統轄也

乾隆二十七年始移河州同知於循化營因曰循化
廳

二十六年陝甘總督楊奏 竊查河州同知現在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三

駐劄河州城內其所管番民七十一寨一十五族
計一萬四千餘戶散處河州邊外之循化保安起
臺地方相距河州城近者往返三四百里遠者七
八百里不等一切命盜案件及戶婚田土詞訟俱
隸河州同知管理該處遠駐州城既難遙制所管
番民亦多未便當查該處衙門從前兼管河司茶
務有收支疏銷之責是以駐劄河州城內今臣明
因虛設無益現已另摺奏請裁汰雖有存剩陳茶
搭支兵餉河州知州即可就近兼管應請將河州

同知移於邊外之循保起三營適中之循化城內
駐劄則一切命盜詞訟案件俱得就近迅速辦理
番民完納糧賦亦得免於遠涉而流棍匪徒不得
潛匿滋事於番民實為有益至該廳每年徵收番
糧係支給各寺廟喇嘛口糧之用共寺廟二十一
座內座落口外者僅二座其餘十九座俱在州城
及附近地方若令喇嘛均赴該廳新移地方支領
未免有遠運之費應將口外二廟口糧仍存該廳
就近支領外其餘糧食即就近支給循化等營兵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重

種兵丁應赴州支領之糧就近支給各寺喇嘛則
兵丁僧人均屬便宜其同知衙署照例建蓋舊有
衙署估變歸公俸工役食悉照舊制毋庸更改如
此則要地得人治理似於地方番民均有裨益
二十七年三月吏部覆准奉

依議廳卷

按循化廳之名始此而今廳關防之文猶曰
河州監收錢糧兼管水利蓋沿舊未及更正
也兼管水利始於乾隆二十四年巡撫明之

奏換給關防增此四字然監收錢糧猶沿明
之舊名明時衛所皆有監收廳以司出納河
州廳在明初河營實係起糧餉數萬皆仰給
焉至

國初而專司茶馬已無其實矣然河州衛猶在所轄也

至裁衛歸州則當駐劄河州之時監收錢糧
已名不稱其實况移駐循化而猶繫衛河州
不亦舛乎此當亟請另換者也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七十寨今日七十一寨蓋每寨撤溝數之然
舊廠已入撒拉工二工之內不宜重數也其
說詳於後至口內所管推十一族併迭迷古
無種一族為十二族合口外之撒喇族為十
三族向化一族已在七十寨之內不宜重數
即數之亦止十四族今日十五族亦誤

分野

循化廳於天文為鶉首之次入東井十二度兼占狼星

秦地於天官東井與鬼之分也其界隴西西有金城漢書地理志

東井與鬼雍州 庚辛華山以西 一曰庚秦

辛酉夷 午秦 秦之疆候太白占狼孤漢書天文志

太自主雍州後漢書天文志

帝五世紀曰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

循化志 卷一 分野 三五

於辰在木謂之叶洽於律為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後漢書郡國志注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木秦之

分野屬雍州費直起井十二度秦邑起井十度

州郡躔次營室東壁衛井州隴西入營室四度全

城入東壁四度晉書天文志

按秦於分野屬井鬼而躔次乃在營室東壁

並州於分野屬室壁而太原上黨各郡躔次

乃在東井與鬼殊不可解疑晉志錯簡而後

人附會改易以曲就之耳

東井與鬼鶉首之次也末初起井十二度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 中井二十七度 二千八百二十八分秒一一半 終柳六度其分野自漢之三輔

及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隴坻至河西西南盡巴蜀

漢中之地及西夷獫狁為越蕩益州郡極南河之表

東至牂牁皆鶉首分也鶉首之分得為貢雍梁一州其郡縣為知故不詳載

狼星分野在江河上源之西孤矢犬鶉皆徵外之

象今之西羌吐谷渾及西 唐書天文志

循化志 卷一 分野 三六

北戎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終之陰東及太華逾河

並雷首底往玉屋太行北孤長山之右乃東循塞

垣至藏獬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翟也

自陝而西為秦良負險用武之國也

自河源循塞垣北來及海為戎翟

小井躔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墟得兩成山河之

首 東井與鬼鶉首也初東井十二度餘二十一

七十二秒十五太中東井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隴坻至河右西南盡巴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捷為越雋益州郡極南河之
表求至祥柯古秦梁幽尚豐畢駘杠有危容須庸蜀
羌髳之國東井居兩河之陰自山河上流當地絡之
西北與鬼后兩河之陽自漢中東盡華陽與鷄犬相
接當地絡之東南鷄首之外雲漢潛流而未達故狼
星在江河上流之西孤矢天鷄皆徵外之備也西羌
吐蕃吐谷渾及西南徼外夷人皆占狼星新唐書地理志
臨洮府天文井鬼分野鷄首之次一統志

按循化石漢為河關縣前漢屬金城後漢屬

循化志 卷一 分野 三

隴西皆在井鬼分野之內以一行所言考之
鷄首起井十二度所謂據百川上流得兩戒
山河之首循化近河源其細分當入井十二
度與與鬼無涉而狼星在江河上源之西循
化萬羌戎羗兼占狼星固其宜也晉志謂隴
西金城入營室東壁四度蓋有錯誤不可從
河州志又引文獻通考河湟入東壁三度按
河水之北湟水之南謂之河湟地今西甯所
屬是也循化河州俱在河南非河湟也世俗

多誤以河州為河湟者故志亦仍其謬

循化志 卷一 分野 三

形勝

白石峙於東南黃河環其西北前則灘水如帶後則積石為屏蔽障河蘭淮制都廓誠西陲之要地也而三營孤立於口外衆番環處於域中控馭為難撫綏不易化殊俗而固邊境非徒以地利勝也其要又在於得人乎

循化志

卷一 形勝

三

疆域

東南至老鴉關一百二十里河州界

按老鴉關尚有老鴉珍珠等族為廳屬然地與河州參錯其民皆兩屬故以關為界

東至積石關六十里河北碾伯縣界河南河州界

按積石關內亦有廳屬之馮化靈藏二族在河之北中隔河州碾伯縣地

南至下則蓋寨三百五十里洮州廳界

乾隆九年洮州楊土司牧廠在則蓋地方為則蓋

循化志

卷一 疆域

甲

黑錯二寺番人搶掠羊隻經河州錢會同洮岷道訊斷準還飭楊土司在本管地方牧放牲口不許仍在則蓋仍令洮河會立界石以絕爭端洮州協循化營起臺營同差員弁於哈嘛噶哈沿嶺分水為界水流南面洮州地水流北面河州地營卷

按卷中番人諸供黑錯寨蓋與楊土司所管土橋番人接壤則蓋寨與洮州屬番鴉爾接壤二寨皆屬廳而稱河州地者廳未移駐之先雖主諸番而仍為河州邊外地蓋猶不以